



合參  
辨講

詩經正解

彤弓之什

十五

仁德  
505  
15





同會  
攻印

門  
卷  
105  
11

詩經正解卷之十五 小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朱世椿通  
湯敷仍五

全閱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章

傳彤弓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言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王者自道其錫燕以報功之意。重我有嘉賓句。蓋敵愾之功。關係宗社民生。則貺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之為速矣。各章上二句。是重報功之器。下是盡報功之典。然此意不可太平。蓋首二句。乃推原之說也。末句俱要補錫彤弓意。○慶源輔氏曰。守之而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界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誠字速字。不可入王者口氣。中。又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嘆以加重焉耳。繫重于載。載重于藏。好誠于喜。喜誠于貺。疇厚于右。右尊于饗。然細玩三章。一意。不過反覆咏歌之耳。非有加重意也。輔氏說不可依。

彤弓

音超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虛

之鐘

鼓既設

一朝饗

叶虛

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弘弛貌。貺與也。大賔飲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

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冠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合參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若謂王者所與共天下者。恃有立功之臣。而其操以勸天下者。獨有名器之重。我諸侯之功懋矣。而將何以報之哉。彼彤弓之弓。弘然弛而不張。弓人獻之。我也受而藏之王府。其所以必藏之者何也。蓋我鼓舞豪傑之意。雖行自尚方寵賚之年。而我鄭重名器之思。早蓄之。慕府發光之日。苟非有奇勛異績堪膺懋賞者。不敢以輕錫焉。今何幸我有嘉賓也。其勛名在邊鄙。其功績在旂常。此正其當報者也。第恐意有未誠。視為具文。吝而不決。俟諸異日。則叔伯甥舅得母致憾于予乎。我惟激于中心。寔欲以此弓貺之。而非出于聲音笑貌之為。于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馬。行止設我鼓而擊之。而鼎烹于馬。養也。庶幾一朝饗



之。即以所藏之彤弓而賜于一朝之項焉。功無再計。則賞不踰時。豈猶遲回顧盼。使勞臣有功高不賞之嫌也哉。

柳講首二句是賞功時。追言其始慎重如此。藏器以待。見不敢輕用此典也。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以不張。故曰彤。說文云。彤弓及謂弛之而體及也。麟士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彤弓一句。自舉目前而言也。但受言藏之一句。又追前日耳。我有四句。一順說下。謂中心欲與。故設燕以享之。而遂與之也。勿分誠與速對者。嘉賓內要點有功意。重在武功上。中心貺之。重一心字。見非出于利誘。非迫于事勢也。鐘鼓既設。隆重其典也。享就燕飲上說。錫必先享。享必用樂。禮也大飲。賓曰享。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太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此處要入貺弓意。即享即貺。不踰時而決也。既設一朝四字。相叫應。方見賞不移時。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享禮于廟。嚴緝。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六帖云。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吝。故受之者以為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盡吾之禮意。

而已。○說通。一朝享之。亦重與得其人。意無吝惜。是說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貧。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假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關。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久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彤弓 昭兮 受言 載叶于利反 之 我有 嘉賓 中心 喜叶去聲 之

鐘鼓 既設 一朝 右音又叶于記反 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合祭且是昭然之彤弓。不但藏之已也。方其受諸弓人。則載之于弓。繁使其體之常正也。其所以載之者何哉。固所以重之。以待有功也。



今何幸我有嘉賓。式靖多方。永寧天室。我中心寔喜悅之。而欲錫之。以是弓焉。于是設我之鐘。而優其禮。以示勸也。設我之鼓。而隆其敬。以明尊也。庶幾一朝右之。卽以所載之彤弓。而畀于一朝之。頃焉。豈猶有更需時日。使康侯想望于重器之空懸也哉。  
辨講載訓。抗謂抗彤弓于弓檠。使其體常正。見其藏之謹也。右兼勸尊二意。疏義云。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右為尊位。蓋酒以勸之。賓以尊之。合言則勸之。以酒而尊之也。

彤弓召兮受言綦音高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

鐘鼓既設一朝疇音酬叶大到反之

賦也。綦。輶。好說。疇。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合。參。抑。是。召。然。之。彤。弓。又。不。但。載。之。已。也。方。其。受。諸。弓。人。則。韜。之。于。弓。衣。欲。其。色。之。常。新。也。其。所。以。綦。之。者。何。哉。固。所。以。珍。之。以。俟。有。功。

也。今何幸我有嘉賓。功在社稷。業在邊陲。我中心寔篤好之。而欲賚之以是弓焉。于是設我之鐘。而款曲以示厚也。設我之鼓。而優崇以示勸也。庶幾一朝疇之。卽以所綦之彤弓。而錫于一朝之頃焉。豈猶有更懷靳借。使宇內竊疑于異恩之久曠也哉。蓋為國家惜名器。故藏之也。慎以重。為國家報勲臣。故予之也。誠以速。周王誠得賞功之道矣。

辨講。綦。訓。韜。謂以彤弓韜之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亦皆藏之中事。甲兵弓矢。皆以皮為之衣。故皆以綦名。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疇。所以見其意厚也。酬以導飲。故又為勸。合言則勸之以酒而厚待之也。

###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弧。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



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潘岳九錫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

用賜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孔疏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左傳莊三十一年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以警于夷其賜有功不須四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維邑公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

之命是也甯武子所言及晉文公文侯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

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也

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言旅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千○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

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温屢求

北伐詔書不聽温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

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初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

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

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莊素鶴曰書曰功懋懋賞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始見古人賞功之不苟

也。要知不慎與於始則授之者適以爲輕不速與於終則彼受

之者適以爲吝不出于中心則鐘鼓獻酌亦文焉而已周王重

旌勲之典如此真足令人思奮矣○做弦云先王知天下諸侯

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

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乃世之賞資功臣或有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不肯以輕於賜者或有內疑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敢以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大凡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急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故畀之速如此也故曰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附錄時論國家有事不可無任事之人國家無事尤不可有喜事之人向使海內又安朝宗如故天子垂



衣裳于上。二三友邦。共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綏哉。安攘爲朝。廷建不世出之功。其功之得建。國家之幸也。而非國家之福也。故此一藏也。若曰予一人。母隕先緒。與爾伯叔甥舅。世守先王。成憲其戢干戈。繫弓矢。修文德。以洽四國。庶幾掩兵而不復用乎。迨夫功著。旂常績銘。鐘鼎天子。從容慰勞。用嘉乃勲。于是取數百年寶藏之物。慎重以賜之。而復加以圭贊。隆以鉅鬯。配以彤方。盧矢。燕饗。賡歌之際。復反覆咏嘆。而頌美之。蓋以非常之功。乃克受非常之賞。而非無名之寵賚。非分之恩私。所可僥倖而得之者也。是以先王之世。賞不數行。而天下之雄才大畧。無不共相鼓舞。爭自奮于功名者。其名與器。誠足以激勸天下。而使之感也。後世賞不以功。錫予濫及。甚且以武庫兵賜弄臣。而國家名器。視若弁髦。安所謂激勸之微權也哉。○人君奔走天下者。存乎權。激勸天下者。存乎術。感動天下者。存乎心。何也。人臣而有功。其勇略必能震主。其勲名必高天下。人君未有不畏之而忌之者也。雄略之主。欲以不測之恩威。顛倒豪傑。或寵以大藩。錫以重寶。礪山帶河。誓百世不相背。一旦內譖外疑。倉卒

告變。不終日而誅討削奪。求為徧戶不可得。而深沈猜刻者。且或以睚眦小忿。卒成大釁。陽示禮貌。厚寵眷。以報其功。而陰伺其隙。以羅致其罪。梟爵削土。甚或不能保其族類。于是有寬厚長者出。而爲善全之計。從容談笑。解示禍福。或釋兵就鎮。或束身歸第。雖奇才異敏。無以究其用于天下。較之戮辱功臣者。法非不善。而其意亦已薄矣。嗚呼。國家禍亂。未平之日。懸重典以待有功。鮮不推心置腹。絕去嫌疑。及治定功成。遂以不忠之道待其臣。使臣之視君可疑。而不可信。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有功者人人自危。求為苟全之計。卽慶賞有加。而識者謂疑繫之端。已開于此。無他。尚恃權術。而不能以至誠之心出之也。古之聖王。知權術不可尚恃。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君臣之際。坦然以心相與。而無所畏忌。卽一彤弓也。其始慎重以秘之。而不予天下。以可覲。其後推誠以畀之。而不示天下。以可疑。是以天下之人。不樂其慶賞之加。而相感相信于其至誠之心。相信則不敢欺。相感則不忍欺。共相激勸。而樂爲之奔走。上以中心示其下。故下亦以中心報其上。若後世君臣互相猜疑。甚



或以丹書鐵券為羈防僭逆之具。而抵擲不受。視先王之以心相與者。相去遠矣。况強藩跋扈。帝制自為。至以迫脅行其錫命。其心又安可問哉。吾故曰中心貺之。一語古今御功臣之道無踰于此。

○菁菁者莪章

**傳**菁莪所以燕賢也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全旨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屢興喜之之心。以見而形末一章足追喻思之之心。以見而慰。總以既見君子。句為主。蓋此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直貫至末。○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之

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之樂賓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然有深情在。

菁菁

音精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

音洛

且有儀

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羅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合參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若謂人之不足以動吾思者。未必為吾人之所欲見。即見之其情亦未必殷殷切切也。苟其人而為吾心所甚慕。則欲見得見之際。此衷自有不能已者。我于君子何如哉。彼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物生且有所矣。况我君子。備龍光之德。誠天地之紀。邦家之光也。昔日相期之深。庶幾且暮遇之。而始慰也。今也亦既見止。則以其情之不容已者。暢之為悅。預之休。而以其樂之所自形者。將之為品物之盛。其喜樂而且。有禮儀矣。又何病于衷素之未伸也乎。



辨講此章言喜樂之情著于外以菁菁生得其所興燕飲盡曲其儀既見內空講不必用向也遠處侯邦等語亦不可用未見翻剔恐碍末章也君子泛指嘉賓說只言其德譽之隆才名之著便是樂且有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猶言我心內喜樂而外有飲燕之禮儀以將之也荆川謂有儀正所以樂處蓋謂有儀為悅賢之寔也重樂字意燕有獻酬之禮有承筐之將故曰有儀此章勿預露心字○慶源輔氏曰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合參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物生且得其地矣况我君子山川儲其秀社稷鍾其靈高山仰止之殷庶幾邂逅逢之而始遂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豈偽為哉悅懌之情悉根于中心之發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其喜之誠何如耶

析講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興意與上章亦無大異我心則喜要點透我心字見為社稷喜為蒼生喜則為君子喜而豈聲音笑貌之哉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合參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有以著其菁華矣况我君子席珍以待聘抱美而不言昔日景慕之至庶幾賁然來思而願始適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夫豈淺哉芳徽可挹欣同玩好之投令範親承歡逾圭璋之賜誠不啻錫我以百朋之多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錫百朋其喜之切何如耶

辨講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



貨。形容得賢也。蓋為珪璋喜。為黼黻喜。則為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百朋。孔氏疏云。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漢食貨志云。二貝為朋。

汎汎芳劍

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合參夫喜之之心。固以既見而形。則思之之念。寧不以既見而慰乎。彼汎汎揚舟。則載沈載浮。而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定之時。異其來而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猶是也。今也幸得見之。則有以慶明良之會。而講握手之歡。我之心在昔則徬徨而靡定者。今乃帖然而少休耳。使非今日之見。何以慰其昔日之思也。然則燕飲之樂。豈容已哉。夫未見而思之也切。既見而喜之也深。古人燕賓。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析講上二句比未見而思。下二句既見則慰其思也。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情。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揚舟之浮沈無定。比思賢之心。往來無定。既見二句。亦與上三章同體。古云。汎乎若不繫之舟。又云。心搖搖如懸旌。即載沈載浮之意。休字對浮沈言。字法妙品。所謂心不定者。至此而定也。以上三章末句下。俱要見燕飲之設。有不容已意。方得燕詩之體。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章

傳六月北伐也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九  
兄弟欽矣。伐木廢則朋友欽矣。天保廢則福祿欽矣。采芣廢則征伐欽矣。出車廢則功力欽矣。杕杜廢則師衆欽矣。魚麗廢則法度欽矣。南陔廢則孝友欽矣。白華廢則廉耻欽矣。華黍廢則畜積欽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欽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全旨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備。五章以上。總是行師成功之事。下乃言其班師燕飲之樂也。首三章是出師時事。中二章是行師時事。末是班師時事。此詩雖稱吉甫。寔歸美宣王。能命將上。見其中興也。篇中如匡王定國。佐天子。與薄伐。而至于太原。是一篇之大關鍵。細分之。首章言出師有車馬。戎服。次章言車馬如此。戎服如此。三章言兵威雖盛。而以嚴敬爲本。四章又言聲罪致討。以服其心。然原其伐之者。不過以其內侵而已。五章遂言逐至太原而止。不窮追也。此叙吉甫受命成功。而功成則奏凱。故末言休兵燕飲之事。○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六月棲棲

音西

戎車既飾

音勅

四牡騤騤

音達

載是常服

音蒲



北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叶音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于

反逼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遑遑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駮強貌。常服戎車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于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合彘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若謂國家征伐之命。雖出自天子。而安攘之績。則在于人臣。若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果何如哉。彼冬夏不興師。司馬之常法也。茲當六月。乃率然興師。人心皇皇。而靡定焉。以戎車則既飭而整治。以四牡則

駮駮而強壯。至于戎事之常服。亦載之于車上矣。興師之急。若此者何耶。蓋玁狁逼近京邑。其難甚熾。而我之備禦。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時出征。以攻醜彘之橫逆。明華夏之大分。而匡正此王國。使中國有常尊之勢也。不然胡為而興此六月之師也哉。

前講此章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上四句是興不時之師。下是推其不得已之故。六月紀時也。詩言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棲棲是倉皇興師。畿內擾攘。就人情言。夫以倉卒擾攘如此。似于不暇為謀。而下言車馬整飭。森然有備。正可見中興氣象。百廢具舉。何等威嚴。車以利戰。馬以駕車。非為載常服而設。而時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戰時乃服之也。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駮駮。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孔熾言自彼來侵。乃逼近京邑。即四章匪茹四句是也。我自朝廷。言用急言自我應彼。一急字最重。即前之棲棲出師是也。王國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國乃文武成康之故墟。帝王自立之要地。今玁狁內侵。則不匡甚矣。匡正也。正華夷之分。明內外之防也。○穰且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

詩

經

卷

之

十五

詩

經

卷

之

十五

詩



○豐城朱氏曰先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后聞。其急如此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比去聲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

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樊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領之。凡軍事物馬而領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合合參夫六月興師。宜乎倉卒而不暇為謀矣。今則內修素預。將帥得人。彼四牡固駉駉矣。追本其始。比其物而四馬皆驪。則力與色之皆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人與馬之相得。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常服固是載矣。追本其初。維此六月之中。即成戎事之服。權以濟乎其變。不因倉卒而怠備焉。我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變不失乎其常。不因趨利而或過焉。然所以有是行者。豈以遠略勤其臣哉。蓋以猘狁內侵。天子為之愾怒甚矣。故王命此時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使九重免北顧之憂。而佐助天子焉耳。不然胡為興此六月之師也哉。

拊拊講此章言行師以敵王所愾也。首六句是行師之善。下是表其出師之意。上言四牡駉駉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其成服之時。從上章抽出言之耳。只一時事。比閑俱用力字。以馬而差擇其力。曰比蓋四馬皆強力也。四驪四馬皆齊色也。就出師時。試其步武曰閑。此是人閑乎馬。非馬自閑也。舉平日所教者試之。如目習旌旗耳聽金鼓之類。維則是馬駕車而行。進退疾



徐各中其軌度也。我服我字。就軍衆說。註師行日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既非膠守故常。而不知變。又非輕敵躁進。而至因變失常。可謂得武之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及正之治言。指敵愾上說。蓋獯狁內侵。王國不正。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以佐天子。此二章言王命出征。下則吉甫奉命出征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註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貼。○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從容。則急中自暇。次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贊吉甫之妙于行師。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

玉容反

薄伐獯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

恭音

武之服

叶蒲北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叶于逼反

賦也。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薦。廣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合衆夫是六月興師。王國賴之以匡。天子賴之以佐。其責亦重矣。爲吉甫者。是何以副王命哉。彼車馬者。克敵之具也。則四牡修廣。足以供百戰之勞。其大有顛。足以振萬騎之威。以是車馬而薄伐獯狁。則長駕遠御。陷陳摧鋒。以戰則勝。以攻則破。寧不可以奏膚公哉。然兵威雖盛。而吉甫之恃以刺勝者。不在此也。誠見法令不明。而三軍之耳目誰約。必士無戲也。卒不玩也。律令爲之整肅。使三軍畏我。而不畏敵。則見其有嚴也。如斯。臨事不戒。則獲勝之本謀先弛。必無輕忽也。能持重也。無事亦爲慎。使三軍自畏而不畏人。則見其有翼也。如斯。有是嚴翼以共武之事。則士卒用命。動出萬全。王愾于是乎敵。獯狁于是乎平。向之震驚我王畿。蕩搖我邦國者。不且有以大定乎哉。

柳講此章言其制敵之有要也。上四句是行師得其具而成大功。下是行師得其本而莫大業。戎事莫先于馬。故皆首以爲言。而反覆稱



美之。有顯正形容其修廣也。秦膚功乘車馬說謂攘彘安夏之功。此四句只是鋪張以起下文耳。言有此車馬已足以伐獫狁。秦大功矣。而將帥猶不敢恃強玩寇。而必出于嚴翼也。嚴自約束軍心看。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自整理軍務看。如臨事懼為謀臧之類。此二字最重。進必選銳。去不窮追。都是嚴翼之心。運用其間。揚升之曰姑息之愛。非所施于介冑之士。懈弛之政。非所用于行陳之間。故嚴翼共武。所謂威克愛者。濟敬勝急者。吉也。註言將帥皆嚴敬。則不止吉甫可知矣。嚴翼處便是武事。不是以嚴翼去共武事也。此二句吉甫成功之本。定王國與匡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秦膚公言其足如此。定王國言其欲如此。總屬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又有不戰而自勝之心。其於獫狁何有。顧鄰初曰。昔日獫狁內侵。其事危急。王國戒嚴。有不定意。今則荒服之制以明。夷夏之防以竣。難之既靖。而王國真安矣。故曰定。前章以匡以佐以字。是王命欲其如此。此以字。吉甫自欲以是副王命也。○疊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又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師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慶源輔氏曰。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獫狁。

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獫狁匪茹 音孺 整居焦獲 音護 侵鎬 音浩 及方至于涇陽 音織

文鳥章白旆央央 音於良 元戎十乘 音去聲 以先啟行 音叶

及郎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甚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詩經卷之十五



合參試以伐獫狁之師之前軍言之。蠢茲獫狁不自度量。整齊醜眾。居于焦穫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夷而亂華。以逆而犯順。深入為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畫以鳥隼之章。有白旆中央。以繼夫龜蛇之旒。所以統前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摧鋒陷陳。而振先聲之威者此矣。

初講比章言致討之有方也。上四句叙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致討也。夷不叮亂華。逆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逆非不度。強弱整居。是大眾盤據。侵是游兵。侵掠涇陽。去京師為近。逼近京邑。故曰深入。賊勢如此。正首章所謂孔熾也。織文謂幟上有文也。其文即鳥隼之章。以統前軍者。即前朱雀是也。白者帛也。勿誤認作白色。看以絳帛為旆。戰則旆之。此乃繼龜蛇之旒。以絳帛綴續旒末為燕尾。故曰繼旒。非與旒為二物也。中央只承白旆絳色說。此統後軍者。即後玄武是也。或謂中央總承織文白旆非是。元戎是戎車。選其大者。攝在頭陳。元戎車縵綸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劔戟。名曰陷陳之車。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十乘則為

馬四十四。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啟行。所謂選鋒也。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鋒。惟先聲已奪其氣。而後來大眾。可以不戰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麟七云。鳥隼為朱雀。繼旒為玄武。頗有舊解。而牙伯不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傍前鋒。不必遽無後勁。如傳氏之說。此白旆即軍前大旗。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為先是也。旒乃後軍所建。旒之末不妨有旆。顧非此旆耳。

呂記。日月為常。蛟龍為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隼持其一耳。王中認曰。建以正正之旗。又必設以堂堂之陳。乃見王者之師。蓋旗旒不設。則軍旅無統。而紀律弛。故旗幟必鮮明。元戎不駕。則先鋒不銳。而敵人玩。故元戎必銳進。此只言其兵威之盛。其寔吉甫之取勝。已盡于有嚴。其翼中。以犯順之罪。而伐以有制之兵。功豈專于馬上收哉。○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獫狁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獫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章言前軍。而下章戎車四牡。則中軍大隊也。○此章大意。如豐城朱氏曰。嚴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于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



之陽焉。其深入為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來。則為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羣狄雖衆且盛。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

叶於連反

如輕

致音

如軒四牡既佶

吉音

既佶且閑

叶胡田反

薄伐獫狁至于大

泰音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許叶

又言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曲陽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

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也

合參。試以伐獫狁之師之大隊言之。繼元戎者。有戎車焉。向者棲棲而有既飭之戒。而前後未善。則車雖飭而有不飾者存。今戎車則既安。後如輕而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焉。向者比物而有維則之教。而馳驅未馴。則馬雖則而有不則者存。今四牡既壯健。而且極其閑習也。以此制勝之資。而伐彼獫狁。非不可以盡殲之也。然內夏而外夷者。帝王立天地之大防。來則禦去勿追者。帝王禦戎狄之常法。故薄伐獫狁。但至于太原而止。太原以內涇陽之境。皆中國也。彼固不得而留焉。太原以外。廣漠之野。皆夷狄也。未始窮兵而追之。此其禦戎之有法。所謂匡王國而佐天子。奏膚功而定王國者。胥此矣。即奮薄伐之勇。而威敵有道。足徵吉甫之能武。豈非德威之兼備者乎。吾知萬邦諸侯。得吉甫為觀型。優游樽俎者。師其撫綏之績。折衝境外者。式其果毅之風。莫不奉之以為憲矣。所以成征伐之大功者。豈偶然哉。

詩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折講此章承上而言出師成功之事也。上六句言其飾武備而禦戎有法。下表其全才足以法天下也。戎車即首章所飾者。安正在下句。輕軒上見。如輕如軒。言制度工巧。利于戰鬪也。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乃為如式。故如輕如軒者。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其低昂之勢如此。既估者齊力也。即比物也。閑謂教訓習熟。耐于馳驅也。此閑字與前不同。前謂人閑之。此是馬自閑習。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以上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獫狁。以起下薄伐二句。薄伐者。不勞餘力也。至太原者。盡其境而還也。太原即涇陽之地。太原以南。吾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之土也。則聽其居之。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彘狄之要道也。此二句見北伐而成功。文就行師中招。勢懷遠。上看出武就行師中戰勝。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日德威相濟。寬猛得宜。不就至于太原上見。張必治曰。通章是共武之服。言吉甫之武。而至此表出一文字以結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斯則全才之可為法也。不要泥定分貼。某處是文。某處是武。為憲是言諸侯皆欲法其文以附眾。法其武以威敵。非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也。要見得外服四彘為天下

將。內式百辟。為天下師。中興名臣一人。非吉甫何以當此。○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我至于俞泉。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我患益深。酈山之禍。已兆于此。○疊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一說前云孔熾用棘。言何鄭重。豈有犬羊蹂躪。逼近京邑。六月興師。張皇致討。乃不減此朝食。而反姑示寬容。訓薄為輕者。斷非也。若不黷武深意。亦只可于太原二字見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叶舉去聲

御諸友

叶羽

魚

音庖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叶同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詩

經

卷

之

十五

十七



合衆北伐既定。班師旋歸。但見吉甫舉燕飲之禮。從前樓樓之象已平。而嚴翼之懷已釋。有不極其喜樂乎。斯時也。上焉慶王國之乂安。朝廷之福皆其福也。下焉樂四方之寧謐。天下之福皆其福也。其受祉不既多乎。然所以設是燕者。以全師而歸。自鎬京不勝道路之遠。出自六月。而有永久之行。則僚友之誼踈。因睽離而歡會。情之所不容已也。是以飲之酒。而進御于諸友者。則魚之鱉。膾之鯉。饌無不陳焉。然是燕也。主之者吉甫。與之者維誰在乎。乃孝友之張仲在焉。以孝友之人而與是燕。則將相調和。而是燕亦與有光矣。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甫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而臣吉甫。其致中興之盛也宜矣。

柳蒲此章言成功奏凱而設燕也。上二句是燕樂而獲福。下是推設飲之由。而及與燕之賢也。燕飲慶源輔氏曰。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非宣王燕之也。方山昆湖皆從之。諸家多指飲至策勳之日言。雖是濶大。然失却經傳口氣矣。有說燕是朝燕飲。是家飲兩席不混做一席。愚謂此見甚確可遵。喜樂正與首章樓樓意及應。受祉即蒙燕喜說。中外泰寧。疆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

大臣之福也。來歸二句。乃推其行燕之由。以起下文。玩集註蓋以是。以等字相叫應可見。曰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而獨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為重也。然詩不重在張仲。賢張仲所以賢吉甫。而美是燕耳。○陳白庵曰。吉甫成功未必不本于張仲。此處便有將相調和意在。不止偶然與燕已也。蓋自古未有相臣不和衷于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內有孝友之張仲。在王左右。故吉甫得以成北伐之功。古稱宣王內順治而外威嚴。正由其將相之得人也。此亦是大議論。○從來大將之所以建功者。不恃專閫有獨制之柄。而恃立朝有和協之臣。未有將相不合。而能成不世之勲者也。故有任寄元戎。思以全身致主。而一二保家之臣。從而嫉之于內。卒致大勲不集。忠良疚心。將而賢則觀望。以生天下之欲。將而不賢則激怒。以召天下之變。豈非宰相之責哉。是以明君必擇相。以任將。而賢相亦必與大將同心。若宣王之時。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文武之吉甫。而又兩相交好。將相協心。無妨功害能之念。所以成北伐之功也。不然吉甫即望重。鼎彝功高。華夏方且救過不暇。又何能靖外寧內。奏一代治安之畧也哉。漢時平勃交歡。國祚鞏固。若唐僕固懷恩。李懷光輩。都為中朝激變。



何可勝嘆。至岳武穆之死于檜手。又不忍言矣。嗚呼將相之不和。豈國家之福哉。○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于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邊陲肅清。為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歡。為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主。吉甫為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明白說諸友不止張仲。獨舉張仲。所謂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也。邀出一籌好漢來。不減西園洛下。

### 六月六章章八句

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獫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考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

四牡修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于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 ○采芑章

傳采芑南征也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全旨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為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其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率師而往。前篇作于詩人。故君臣同與焉。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鬥。故上盛稱其軍容而已。

###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畱畝。

緇音

畝

彼反

方叔涖

利音

詩經卷之十五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謀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

騏翼翼路車有奭音萐第音魚服叶蒲鈎膺條音革

叶訖  
力反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  
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  
田三歲曰畚。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  
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  
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寔有此數也。師衆干  
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  
奭赤貌。萐第以方丈竹葦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  
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條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  
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  
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

馬之美以見  
軍容之盛也

合參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  
以起興。若謂行帥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  
兵我方叔承命而伐蠻荆也。兵固以儀動矣。而師之律而臧也何如  
哉。彼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我方叔承天子  
之命而涖南征之師也。則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扞禦之衆有練習  
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所乘之四騏則兩驂兩服翼翼  
而順序矣。其所駕之路車則軫蓋輪轂奭然而鮮明矣。以竹為萐。所  
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駒有膺所以飾馬  
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條革之下垂焉。夫  
南征之師衆車馬如此軍容之盛何如哉

辨講此與下章先言軍衆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興車徒之盛。下  
遂言車馬之美。總見軍容之盛。興至六句止。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  
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維衆而且練也。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  
也。豈水有芑草也。雉糜維芑菜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



漸和柔也。新田留田，除草未遠，故也。猶存。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于此亦可想見。其車三千句，三十萬衆，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衆而徒亦衆，法當然也。兵車戰鬪之車，駕馬重車，輜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言。師下之，試重試字，言試衆之所以扞禦天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節，七伐八伐之方，無不閑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寔徒即車之徒也。涖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乘其四騏句，四騏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騏翼翼，纔對路車有莢看。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輦第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幢革之下垂，皆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陳也。與下章服命服意同。鈎者馬領之飾，樊纓馬膺之飾。詩人舉膺以見樊纓，而朱註舉樊纓以解膺。註樊馬大帶則在纓之膺，止言馬之胸，而樊乃馬當胸帶也。纓央也。又在樊上者也。○三千乘，甲士步卒將重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于六鄉，萬二千

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詞，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只極言其兵車之盛耳。况兵有先聲後寔，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前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隨之。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旣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瑺瑺。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珩，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軼，轍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瑳，瑳聲也。命服



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珮首橫玉也。禮命赤芾葱珩。

參不持此也。薄言采芾則于彼新田。於此中鄉矣。我方叔涖南征之師則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矣。旂旒之建。有中央之勢矣。且其率之以行也。觀其駕一天子之命車馬約軹以皮。而錯文之在衡者。昭然等威之重。駕車以馬。而八鸞之在鑣者。秩然宮商之聲。觀其服一天子之命服焉。蔽膝有芾。而芾之未者。皇然燦其章也。珩玉有珩。而珩之葱色者。瑒然中其節也。折衝千里之法。舒卷不窮之才。則有武不耀而勢自張者矣。其軍容抑何盛哉。

所讚此與上章言方叔之精神氣焰。見于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也。此章上六句與車旗之盛。下言車服之美。總見得軍容之盛如此。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旒。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有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意約軹句是車。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八鸞句是馬。兩服兩驂。故有八鸞馬動鸞鳴。則其聲瑒瑒。荀子曰。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

八鸞皆以為耳目之懼也。此二句對看。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非臨征時。天子始假。是以隆重之也。或作臨陳時。自有御戎之服。覺無味。此句且虛說。下二句正是所命之服。朱芾對葱珩看。斯皇對有瑒看。芾束脛蔽膝。以韋為之。珩繫組貫珠。以玉為之。註中三命赤芾葱珩。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方叔為大將。服鞞鞞而定。故從容整服。以靜制動。若此耳。○方山云。此亦方叔克壯其猷耳。不然似有輕敵之兵。與鬪上棘門何異。○曹氏曰。芾服非戎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猷。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敵。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千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旒中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衆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軹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

詩經卷之十五 二



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歎

音聿 彼飛隼

息允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

車二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音征

人伐鼓陳師鞠

音蒨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叶於中反

振旅闐闐

音田叶徒鄰反

興也。隼鵠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警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合衆然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有軍律之嚴焉。彼急疾之飛隼其飛戾天則亦集於所止。而有其節矣。方叔涖此南征之師則其車有三千之盛。師于有練習之能。可謂盛矣。然盛而無節。不幾于亂乎。我方叔之率止也。其未戰也。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故設鉦人以伐鉦馬。設鼓人以伐鼓馬。使各有所司。于以明其進退之節也。其將戰也。以三軍之約束在號令。故陳其師而鞠焉。陳其旅而鞠焉。使各有所戒。于以申其進退之令也。且顯允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淵淵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幾。莫不奮發于淵淵之餘。有鉦不鳴。則進者不敢止矣。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闐闐。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莫不收斂于闐闐之下。有鉦不鳴。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嚴何如哉。

析講此章言其紀律之嚴也。上六句。興師衆盛而進退有節。下正言其進退之節。興意亦至六句止。以隼之急疾而飛止有節。興兵之強盛而進退有節也。此章試字。謂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句。是未戰時事。陳師句。是將戰時事。淵淵句。是當戰時事。闐闐句。是畢戰時事。鉦

詩

經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三



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淵淵者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得退避也。闐闐者使從容歸壁。怯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註中動靜。雖主進退言。然非進即為動。退則為靜也。動靜乃進退中事。蓋進動也。進而止則靜矣。退亦動也。退而止則靜矣。動靜固以鉦鼓為節。而鉦又所以節鼓者。如進兵退兵也。則伐鼓欲止其進退也。則伐鉦蓋進以鼓行。金止退亦以鼓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伐鼓句是進有節。振旅句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鼓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荆蠻會戰。則下聞名畏服難說。○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別。要粘軍事說。顯是号令。明允是賞罰。信○羅聞野云。鼓聲淵淵和平。戰而若不欲戰者。不惟恐多役以傷吾仁。抑亦恐貪功而失吾律也。闐闐齊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微利而亂吾紀。抑亦恐敵之棄怠而躡吾後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

音信

獲醜

叶反

戎車嘽嘽

音癱

嘽嘽焯焯

音推

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叶音隈

賊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合參夫軍容盛師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其所以取全勝之功者。豈專在于此哉。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仇。意以方叔者矣。或者不堪任將兵也。豈知方叔雖元老而運籌制勝之策。素熟于胸中。其謀猷固甚壯乎。故方叔之率是師以行也。其徒衆則有執訊獲醜之勢。其戎車則有嘽嘽之衆。焯焯之盛。有如霆如雷之急疾者。其兵威可謂盛矣。且此顯允之方叔也。昔嘗征伐玁狁而贊于襄之績。其謀與威。蠻荆之所素畏也。今不意南征之師。方叔垂老而用。是以一聞其名。而皆來畏服。心寒于涇陽之故事。膽落于焦獲之風威。蓋不惟有以屈

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其力。而且以屈其心矣。况敢復憑陵而與大邦為仇哉。  
夫宣王南征。而將師得人如此。此所以成中興之功歟。

折講此章言其謀猷氣勢聲望皆足以服遠也。蠢爾至如雷句。言其  
兵謀壯而兵威著。下是譽望隆而成服遠之功。首二句只引起下文  
非聲其罪之意。元老尊之之詞。易之師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  
帥師。蠻荆皆叛。田有禽矣。方叔以元老而帥師。所謂長子也。壯猷不  
可就上章進退有節說。言方叔之謀略。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  
人未發之先。就出奇制勝上。描出他一段神旺氣直。來見方叔老成。  
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無深  
謀遠慮者比。蠻荆敢于為仇。豈不知中國之有方叔。特謂方叔老矣。  
其謀或少衰。孰知年雖老。而謀則壯乎。壯是審固周旋意。非強壯之  
謂。轉到執訊獲醜四句。須云。而况其兵威之盛云云。執訊獲醜。還自  
我所率之人。言方山南台等俱作寔事說。然詩人于執訊獲醜之下。  
而乃言戎車之衆盛。又執訊句。接率止說。斷就人說為是。蓋執訊獲  
醜。就人之勇上言威也。戎車三句。就車之衆盛上言威也。或謂執訊  
句對戎車二句。而如霆句。則承上二意。而狀其威如此。亦可從。嗶嗶

言其數。焯焯言其勢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來威  
要形容荆蠻相語之意出來。蓋荆人本心。却以方叔老不能將。故敢  
憑陵。及聞復將。是以屈也。此非必不戰而服。雖常用戰。然以其名望  
之隆。遠爾來服。有不專主于戰鬥之功耳。夫曰來畏服。則克壯之猷  
有所不必用。而肆伐之威。有不必窮者矣。○穀梁傳。楚何謂之荆。狄  
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莊素鶴曰。歷事五朝。而精練  
國體。積起兵間。而熟悉彞情。故曰元老。甲兵富于胸中。韜畧閑于素  
定。故曰壯猷。所謂師真丈人是也。○古來命將。多用老成人。太公方  
叔。無論矣。秦王之于王翦。漢宣之于趙充國。隋公之于韋孝寬。用之  
則成。不用則敗。○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但知遠慕廉頗李牧。而近失馮唐。只  
是賤老意多。觀馬伏波據鞍顧盼。何等十分氣壯。○愚讀趙充國傳。  
觀其至都尉府。日享士卒。士皆欲為用。鹵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毋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  
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耶。充國以持重之老臣。先計後戰。故得  
建安邊之勲。豈若少年喜事。輕動胸無成算者乎。○方叔一駕。而為

詩

經

卷

五



北伐之勲。是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也。

### 采芑四章章十一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張皇來威。似其一時露布之書。

### 車攻章

**傳**車攻閱武也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彝狄。

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全旨通詩八章。總是美宣王中興復古。而敘其田獵之始終也。前七章是詳田獵始終之事。末章總言其事以美之。各章意旨極有次第。觀註了然。而語意本結在君子大成上。雖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此詩則因田獵而作。則田獵亦宜並重。篇中如既攻既同既好既飲既調既駕。俱見中興之後。百廢俱舉。有烈然夙備之意。○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孔疏。修車馬。一二章上二句是也。備器械。三章建旒設施之類是也。會諸侯。四章是也。因田獵。六七章是也。選車徒。三章上二句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龍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麗麗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泛言將往東都也。

合參此詩是美宣王朝會于東都而作也。若謂吾王慨周室之中衰。復曠古之大典。能起天下之敝。而使之堅。齊天下之紛。而使之興。禮賴以復修。人心賴以復振者。在此舉也。其始終之事。不有可紀者乎。彼有田則有車。向也田賦廢壞。無完車矣。今出之于丘甸。董之于冬官。制度修明。而我車亦既堅緻焉。有車則有馬。向也馬政不修。無同馬矣。今技人以掌之。圉人以牧之。舊法振舉。而我馬亦既齊一焉。軍容既飭于閑暇之時。車馬自充于啓行之日。顧此麗麗之在駕也。而將安往哉。周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備控馭。故建都于西鎬者。帝王之大慮也。自王迹既湮。其不時巡于茲也久矣。吾王乘糾虔

之暇。而招搖輦蹕。望東都以徂征。庶周官威儀。重見于今日。而累朝大典。復振于今茲。豈窮侈心以擾方內者哉。

柳講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駕之而為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見天子中興。百度維新。田賦復而與人效職。馬政修而牧人供事。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意。既攻造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玩二既字。則在閑暇時已素備矣。四牡句。就駕車說。馬以駕車。充滿于衡軛之間。故曰充寔。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舉。所以復曠典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註中泛字。將字。宜玩。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暗含會同田獵意在。至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車攻馬同。物力優矣。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輻。其圉人無虛旣。則庶官修也。其任重無覆轍。其致遠無逸駕。則授材當也。按丘甸而出穀。環郊坳而攻駒。則王賦實民齒繁也。飾戎車而既安。比四驪而維則。則匡國之猷。威遠之略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寔之盛也。四牡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于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寔于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但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

叶始苟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合參然天子之往東都必有事于田獵。是舉也以言乎田車。則輪轅飾而既好矣。以言乎四牡。則腹幹張而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凡以行狩也。使行狩而不得其地。或至傷民之禾稼。壞民之屋廬。往往不足以振國威。而反以煩苦天下。亦何足美乎。今則東都之中有甫田之地。地曠而獸多。民不犯而物不害。可以為狩獵之所者也。故駕此車馬將往狩于甫田之中。而復大蒐之曠典焉。豈無所事而勞轍跡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飭往狩之具。下是指往狩之地也。尚未至東都。只是將欲如此。好阜不必牽上攻同。宜另講。或云。上章既攻。繫言其制之攻。綴此既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者皆堅好也。上既同。繫言其馬之生聚。此孔阜則自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甫草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註曰甫田。沈無回曰。卽下章教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甫草。圃有林池是也。天子田。馳騫于諸侯采地不可。故自以闕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獸之所同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曰藪。據郡縣志。言圃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教地正在圃田中耳。駕言二字。承上以是馬駕是車言。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業。以震聳宇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要認註指言將往狩句。○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鞮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鞮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定是仲夏。駕言行狩。又寔是仲冬也。卽下章會同有繹。按當時豈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詩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之子于苗

叶音

選徒囂囂

音

建旒設旄搏

音

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獸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至言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合參迨夫至東都也。田獵之事雖未即舉而田獵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官預為于苗之舉。乃選車徒而其聲囂囂然焉。夫選車徒之聲至于囂囂可以見師旅之衆盛而王賦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龜蛇之旒。設注旂之旒以統之。予以搏獸于敖山之下而再舉夫蒐狩之儀焉。

柳講于苗而建旒搏獸乃會朝以後事。此章特預為之備耳。之子雖是有司而主其事者原在天子。即末章可見。選徒建旒本皆于苗事。然重選徒上蓋建旒正以統車徒也。但言選徒則選車可知。選徒兼王賦復師律嚴二意。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

旂。虞人植旌故選之。囂囂只重車徒之衆而兼靜治說。然上玉謂靜治意當于末章有聞無聲發之。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田。翳菅可以設伏。故天子將搏獸于此。上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旒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也。

合參。夫天子至止。固將以田獵也。而田獵未行朝會之儀舉矣。斯時王靈丕振。萬國咸賓。虞夏商周之裔。甸男采衛之邦。何弗齊也。莫不

詩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駕四牡而來而奕然聯絡之載道布散之在途焉蓋以驚輿遠駕于東都則皇靈稱盛而輸利見之懷者莫不奔走而後先也由是而天子之受成于上者方垂衣裳以聽政而群公之肆觀于下者咸虔服御以修容在股有節而節必以赤者制也在下有鳥而鳥必以金者禮也以此時見而為會則九圻之藩服有辨而兩階之下以次而羅焉以此般見而為同則五等之邦君有班而明廷之中以次而列焉殆繹然陳列而聯屬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其再睹矣孰敢越秩踰班以干一王之憲典哉

柳講此章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事下二句是入覲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一路相屬曰聯絡各路皆有曰布散兩階各列曰陳列兩階相續曰聯屬奕奕內有衆盛意有繹內有嚴肅意總見人心之齊也赤芾黃朱之芾金鳥黃朱之鳥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位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註中時見曰會般見曰同乃訓字義耳非諸侯此時之朝有兩起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受命般見者十有二年而王

不巡狩則六服皆來朝般衆也○解頤云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此章只形容中興氣象人心整肅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見猶是四牡猶是芾芻此日若有異者中興天子為之也○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矣而乃以會同問之蓋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宜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飲

音次與柴叶

弓矢既調

讀如同與同叶

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

音恣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飲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



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學。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合衆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彼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着乎指以鈎弦。拾着于臂以遂弦。決拾既飲而整齊矣。射必賴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配以矢之重。弓弱而配以矢之輕。弓矢既調而適均矣。斯時也。天子建表効命者非一人。自王者臨之皆射夫也。莫不同心協力以供田獵之事。而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決拾之既者。于此各奏其能。弓矢之既調者。于此共獻其藝。一時人心之奮何如哉。

析講此章方是行獵。上二句飭行狩之具。下見其人力之齊。決着于指。拾着于臂。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決與拾相比。曰攸。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故曰調。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諸侯皆去金鳥而用決拾。舍赤芾而持弓矢。故曰射夫。諸侯并左右。

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比其耦也。舉柴謂獲禽而積之多。因以舉之。舉者收入車箱。載以歸也。積禽多。意不重。要在助字上。認出諸侯樂于率衆趨事。意舉柴以射而獲者。言助我指天子言。○杜浣素曰。上章是會同。入而在朝之儀肅。見文物整肅氣象。此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力齊。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勵精。人心整奮之意。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

音意叶於箇反

不失其馳。

叶徒卧反

舍矢

音捨矢

如破。

叶普過反

賊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合衆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黃馬。不惟齊足而又齊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駟。皆不倚焉。固不外。



出亦不內入。可以見教之有素矣。然使射御有未善焉。猶非整肅之規也。今御者以法馳驅。不失乎五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枉道以從射。射亦無事。詭遇以得禽。射御之善又何如哉。

柳誦此章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黃言不但齊足而又齊毫。見馬之有餘。不猗言不但齊毫而又中法。見教之有素。此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御不失其馳驅。謂過君表。逐禽左。而範我馳驅也。舍矢如破。言射左。驃達右。隅而巧力俱全也。凡射中左為巧。左達右至死為力。達右則如破矣。此二句須串說云。御者不少比于射。而射者不見制于御。方見得射御之善。○五御之法。一鳴和。二逐水。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句矢。二彘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此見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技之精也。亦根人心競勸。來正射夫之同處。

###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驃而射之。達于右。隅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達廟。右耳本首。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驃達于右。翮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合彘迨獵事之既畢也。以馬鳴則蕭蕭。無復事馳驅。而閒暇之氣象溢于所聞矣。以旆旌則悠悠。無復事飛揚。而從容之景色溢于所見矣。至于徒御則未嘗驚。人眾而聲不譁。事久而志不亂。蓋靜治猶夫初也。終事不亦嚴乎。自其領禽言之。田獸所獲。固有下殺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家廟。中殺以奉賓客。至于下殺。則充君庖。馬得十于每等之中。散禽于得十之外。蓋樽節而未嘗盈也。領禽不亦



乎均

柳蒲此章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肅下是頒禽均見王惠之溥也蕭蕭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蕭蕭馬鳴不煩馳逐也悠悠旆旌不事搖曳也徒御不驚只承上叠叠說來言其叩枚疾走按轡徐行在幽閒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畢符時光景大庖不盈方山云玩註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此三等禽惟下殺君自用之上二殺雖非自奉其實亦入君庖以治之但只是每等得十故不盈耳此以三殺各取其十說蓋上中下殺每殺只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待賓之用只下殺君自用之總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六十反三不獻之類則頒諸澤宮之射者所以不盈也○註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送射之皆嫌誅降之儀故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幼小也上殺者自左脇後脾前射之達于右臂前則中心死疾肉鮮潔也乾豆為脯置豆中也次殺者亦自左脇後脾前射之達右耳根則遠心死稍避肉微惡也下殺者自左股外射之達右

脇死最遲肉益惡也○驚註引漢書按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行軍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俱于此章見之○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合氣合而觀之之子始而于征以往狩也選從囂囂聞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終而于征以畢狩也徒御不驚聞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始終嚴肅如此是故觀于田之一事而吾王德業之隆不有足徵者乎凡德之隆于內外者必以君子當之然而休稱不易副也今觀于征之舉止齊有度而車馬載其和音進退惟虔而攻同形其整暇百年之間久無穆皇之象焉殆與緝熙之君子執競之君

詩經卷之十五 三十二



子同流而比美矣。謂之君子不允矣。其君子乎。凡業之固乎前後者。必以大成當之。然而偉烈殊難建也。今觀于征之舉。武備廢弛。由我王而厲其威。人情渙散。由我王而齊其志。中葉之後。復睹茲張皇之畧焉。殆與求寧而觀厥成。柴望而告武成者。重光而再造矣。謂之大成不展也。其大成哉。夫以因陋就簡之餘。而見中興復古之盛。若宣王者。真希世之賢君也。宜詩人稱述之也。歟。  
辨講此章上二句叙其始終之嚴。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兼諸侯有司。要歸重王者。身上來于征就田獵。上兼始終說。有開始而聞其翼翼。終而聞其蕭蕭也。無聲始而靜治。終而不驚也。或謂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比註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蓋有始有卒。而去怠荒之私。則德為有恒。成始成終。而振明作之功。則業為可久。宣王中興復古。人皆以君子稱之。以大成期之。今就于田一事。而始終嚴肅如此。則他事可以類見。蓋信乎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君子又大成之本。須識得疏義。大成以獵事言。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于田者已如此。詩又固信其大有成也。○或云。展也。大成須帶屬望。後來語氣固是頌。

不怠規。亦是逆窺末路。馮吉人曰。此詩本頌美口氣。但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宣王雖能復文武之業。而晚節多不保。展也。大成一語。若深嘆息其末路之難。故逆窺而微諷之歟。觀其晚年不藉千畝。敗績羗戎。車攻剛心。銳氣索然。盡矣。是以人主令終之難。○豐城朱氏曰。存于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圍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以為四章章八句。

詩



也。○按竹書紀。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疏義。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忌所事而持。且言諸侯。○事而持。大曰。宣王六年。宣王其田獵。○行之也。

○吉日章

傳 吉日閱武也

序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全旨。上篇狩于東都。此篇狩于西都。俱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禱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群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燕下之禮。重在末二章。人心鼓舞上。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宣王身上去。上下意不必拘。

吉日維戊

叶莫口反

既伯既禱

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口反

四牡

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合參此亦宣王之詩。若謂獵以講武。國之大事。我周王會同田獵。既振頹運于東都。而大蒐示禮。又續武功于西鎬。彼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故卜戊辰之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但見既祭而馬祖效靈。以田車則既好而甚堅。以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從其禽獸之多。而驅獵矣。是未獵而飭其具如此。

祈禱此章是先時而修獵之具也。上二句。預祈車馬之善。下是備田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禱上不重。詎日。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



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孔疏夏官技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伯者長也馬祖知是長也既好孔阜承祭來得神力之助而好阜也一說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從其群醜從字與下漆沮之從從字乃從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險從禽只言車馬足用與下章俱不然事觀注可以二字便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滿浦反

獸之所同麇

音憂

鹿麇麇

音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平聲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北曰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

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合參夫具既備矣獵地不可不擇也故越庚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足者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土地廣大禽獸衆多以為天子田獵之所也是狩獵而擇其地也如此

析講此章是臨期而擇獵之地也上二句審時而擇所用之馬下乃審地而擇行狩之所也重擇地上擇馬意輕特以引起下文耳差我馬者于孔阜中齊其足力田事尚疾故也獸之四句依註一直說下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為天子之所也要之東有甫草西有漆沮乃田獵專地非臨田而後擇也所謂漆沮為王氣所鍾先澤所存今日中興應運百物咸熙攸伏濯濯之盛不異于昔日此亦臨文布景孔疏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則不可謂是與王之地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



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車教地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叶羽已反

儻儻

音標

俟俟

叶丁紀反

或群或

友

叶羽已反

悉率左右

叶羽已反

以燕天子

叶獎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

合參。夫地既擇矣。獵斯舉焉。凡從王者瞻彼漆沮廣平之中原。其祁而甚大。視彼麋鹿麋麋之禽獸。孔有而衆多。或疾趨而儻儻。或緩行而俟俟者。有之。或以三而為群。或以二而為友者。有之。禽獸之多如此。已非昔日凋耗之象矣。是真天子所欲振師閱武于斯者。于是悉率其左右之人。或門名而号名者。或州名而邑名者。或執鑼而執鏡者。或執鼓而執鐸者。各共田獵之事。于以明王制。復曠典而燕樂天

子之心焉。蓋惟恐心力之不盡。無以效順于君。而于不用命之罰也。是一振厲而人心競勸。不可以觀天子之威嚴乎。

抑講此章。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悉率二句。中原即漆沮之地。其地祁祁而大。故其獸亦孔有而多。自孔疏以下。俱以其祁作獸言。不可依儻儻二句。即孔有意趨則儻儻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獸可知。行則俟俟緩行而留其群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為群。其群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畫。鄭洛書文。人三為衆。而獸則三為群。人二為耦。而獸則二為友。亦先輩集中警語。此四句正見百物改觀。已非復昔日彫耗意。左右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射御追逐之類皆是。燕天子不拘拘就獲禽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憑軾而觀之。宜為之一快意。所以致之者。自在言外。蓋蒐狩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非以為從禽之樂。所以申号令。明賞罰。為復曠典計也。使一人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競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在是。樂孰大焉。○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禦北狄。或率之而捍南荆。無不可以紓王之氣。直于一狩

詩

卷五

解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以肇其端。中興氣象更說得大。○此章雖指在下之人講。其寔見得天子得人心。以振中興之業意。○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入不射。豈天子之射。今人射。豈射夫之射。同而助與。柴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豮。巴音殪音。此大兕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豮。北曰豮。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酒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于賓客而酌醴也。

合參。夫獵既舉矣。寧無所獲乎。但見以我之弓。則既張焉。以我之矢。則既挾焉。小而難中者豮也。舍板而發彼小豮。巧有以中乎微。則凡大乎豮者可知矣。一矢而殪此大兕。力有以制乎大。則凡小乎兕者可知矣。禽獸之獲如此。豈特以享宗廟充君庖已哉。于是進為賓客

之奉。且以酒醴。酌言嘗之。所以示慈惠而光邦家者。不有攸賴耶。此其奉君燕飲之需。又于狩畢之時見之矣。夫一獵之間而始終盡善如此。西都之狩。洵足以續東都之武功而稱盛矣。咏歌安能已哉。

析講此章言獲禽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上四句。是因射而獲禽。下是備禮以燕賓。重下二句。既張既挾。二既字。根上面已行射說來。蓋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也。發彼句。見其巧。殪此句。見其力。小豮不難于力制。故曰發言一射即中之也。大兕不難于巧中。故曰殪言射之即死也。末二句。言王命有司。以為俎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醴不可單指酒。蓋以此俎豆而酌醴也。此不必主中殺。亦不可作償其勞。只重天子與賓燕飲上。但時義多用酬勞田事之臣說。○按醴甘酒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

坊記曰。醴。曲在室。以此見醴為盛醴。天子享諸侯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既獵而燕。亦見復先王之盛典。與蓼蕭湛露之舉同。玩且以二字。見田獵獲多如此。不但可以樂常宴。即以之酌醴。亦且無不備也。○荆川云。末二章。或以前為下。悅上後為上。待下。為見上下之情。



或以前為樂上之心。後為供上之燕。皆自以下奉上言之。俱非詩人之旨。蓋此詩只美宣王田獵。以君為主。言其行獵而見人心之齊。獲禽以為燕飲之用。上下之情。此中自可想見。○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于賓客。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安成劉

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柴。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以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也。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曹無奇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表揚羽獵。未足窺其藩籬也。○薛方山曰。按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一。書大蒐者四。無非譏也。車攻吉日。美宣王者何歟。豈如東萊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之意歟。噫。姜戎敗績。大原料民。意者其濫觴耶。

### ○鴻雁章

傳鴻雁懷流人也



**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全直此詩作于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日離散之苦。二章述今日還集之樂。末章總承因逸而思勞。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而嘆人之莫知也。須以中章為主。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流民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首之劬勞。以離散言之。中之劬勞。以築室言之。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之。喜幸意。只見于中章。而仍以感慨氣脈發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章便含謂我劬勞意。末章持以知音志感耳。前以鴻鴈興之子。故屬興。末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各有攸當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叶上與反

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合參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若謂人情自危而就安，則慶幸益深，因樂而思苦，則感慨彌切。我也。撫今追昔，殆有不能忘情者。彼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之有聲，而未得所安矣。况我之子不幸當王家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則劬勞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有室家，以共患難，猶或可以自慰也。乃其所與俱者，爰及鰥寡，可矜之人。哀哉！此中夫失其婦者有之矣。婦失其夫者有之矣。維此鰥寡，瑣尾流離，各不相顧，殆不知何以聊生也。彼一時也，吾意其載胥及溺矣。何望今日之生還也哉。

詩

經

卷之十五

三十九



析講此章追叙昔日而言。上四句興其可哀之甚。下指其可哀之人也。興意至四句止。鴻鴈之飛其聲哀。有行役劬勞意。又秋南春北轉徙無常。故以為流離之興。或謂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興避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也。之子。上須點王政之失意。之子不止。自謂于征。即流離在途說。如依樽息敵。象菑為食之事。劬勞就于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矜人者。即劬勞者。鰥寡即可矜之人。鰥寡可矜。即其劬勞于野者也。故註只以一意解之。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似將鰥寡推深一層。不可依鰥寡不但老而無夫妻者。凡室家相棄而不顧者。皆是蓋散之四方。舉目無非此輩。故言劬勞已苦。而矧其劬勞者。又都是無依靠的人。其情景淒涼何如也。還視今日之安。已大相懸絕矣。○勞來還定安。集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雁鼓翼無從棲止。莫定流民遷徙漂散。未得所止。此興意之最關切者。孟德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最為淒惋。而唐人天外孤鴻三兩聲之句。亦不禁哀音動人也。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

叶徒洛反

之子于垣

音袁

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

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雁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合象夫昔日之流離。固可哀矣。及今還定之後。則如何哉。彼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蓋始免于蕭蕭之危。而得所安矣。况我之子。幸而遇王室之再造。得以興版築之役。其從事于垣也。則百堵之皆作。而謀所居矣。夫以流離之餘。甫即舊邦。而即興版築。不益劬勞耶。然勤于始者。逸于終。為其事者。享其利。雖則築室劬勞其究也。永享安宅之樂。而輯寧底定者。恒于斯矣。此一時也。固可以室家慶度者。寧復向日之可哀也哉。

析講此章據今日而言。上四句興已治室之勞。下是獲安居之休也。興意亦至四句止。陽鳥居諸。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况還定焉。按



微言以鴻鴈之有所集與已之得所安興意直到末句止非也于垣  
二句串看本宜正安集來註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不即是  
居室之安築室自流民自築之也古人築室以墻垣為先百堵言築  
之多非一家也百堵皆作宛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  
為板謂累五板凡一丈以高言也接五板而為堵以橫言也孔疏五  
版為堵謂累為五板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  
是版廣二尺也此勛勞與前不同前是流移不息勞苦于道途此是  
拮据不遑勞苦于造作也其究安宅自日後之安定而言註終字應  
今字看言今勞終逸非對上章始時言也究者慶詞也已安集而曰  
究者時尚有版築之勞做也安宅則鰥寡並得完聚矣炤前矜人看  
雖則字與其究字相呼應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時  
不獨聚廬托處而室家胥慶已非復向日之可哀雖勞而可忘其勞  
矣要繳出苦樂相形意○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  
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  
所○前章悲中寓喜此章喜不忘悲蓋人情當離家去國患難顛沛  
中有欲自言其情而不可得者及事後迴思不禁聲淚俱流矣正杜

詩所謂喜心翻到  
極嗚咽淚沾巾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音維此哲人謂我勛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雁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  
知其出於勛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  
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  
抵歌多出于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合參夫我當流離之後而得此安定之休則不容不作歌以自鳴矣  
彼鴻雁于飛哀鳴嗷嗷蓋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肅肅之勤也我  
之念勛勞以作歌者何異是哉夫我之歌固以道其悲悽感慨之意  
苟無知我者則我勞其誰憫焉然維彼知者之人秉明通之見而深  
達乎理亂之原知我之歌出于勛勞謂我安不忘危樂不忘憂而然  
也維彼愚者之人其聰明不足以燭民隱其智慮不足以悉民艱乃



謂我為闕暇而宣驕耳。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然則吾之情雖不幸，不見察于愚人，不猶幸有哲人之知我哉。夫于感慨之中而有慶幸之情，流民之言如此，可以見宣王安定之功矣。其中興也，洵有由哉。

柳講此章總兼上二章來，以明作歌之由也。上二句喻已之作歌，其情切下，嘆人之聞歌者，其情殊也。哀鳴二字極重，兼劬勞于野來。鴻雁之哀鳴，蓋幸中澤之集，而追念肅肅之勤也。比已之作歌，蓋幸安宅之究，而追念于野之勞也。六帖：鴻雁聲哀，故以為比。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而追思感慨，自有不容嘿嘿者。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也。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四句別，彼重不知一邊，此則深感哲人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此四句不平，重哲人上愚人二句，與嘆于不知已者，正感恩于知己者耳。說通哲人暗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一說。哲人愚人，不必就君說，只是人心不同，智愚相越，故有見諒不見諒之意，較為得旨。劬勞或謂兼離散與築室言，而通解則云：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

雖曰劬勞，終是幸喜之意。此說得之。宣驕指二章說來。○此章作詩所以告哀也。

### 鴻鴈二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又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胥矣富人，哀此鰥寡，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官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歟。○葉臺山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呼，黃鳥為入上者可，以省矣。



○庭燎章

傳庭燎勤政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全前通詩總是詩人摹擬王者口氣三章皆一時語雖有三問只是一問直問到底耳無初問再問三問之說蓋其心常恐晚故愈問而愈覺也。有一節緊一節意註中不安二字最重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做惕雖屬料度而若儼然信以為然稍緩便非屬精之旨。○通詩以一問字貫說下去皆是此心惟恐視朝晚的說話俱以首句為主次句是反言以起下三句正言其時之可以朝也。有所見有所聞俱從一問驚疑出來庭燎鸞聲等似見似聞要寫得像寔見寔聞纔是皇皇不安語氣。○此詩當與鷄鳴章參看彼是賢妃心常恐晚此是哲王咨傲中宵都有一種勤恐流急不安于寢之意。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捨音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外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合秦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若謂體天以勤人者興王之首務因時而立政者視朝之恒規固不可貪偃息之安而忽寢興之節也予蓋不能忘茲夜矣今夜之早晚何如哉夜久則央曾是更漏之頻催也而夜猶然未央乎如其未也則內朝外朝無弗同時而思息服休服來孰不偃仰而就安而茲之爛然入目者伊何光乎大庭有朝議不可謂斯時而不設也殆庭燎之光乎且鏗然而入聽者伊何聲乎王朝有近臣不可謂斯時而不至也殆君子至止而鸞聲將將乎執事無從授環而僅藉膏燭之輝啓沈昏而通之椒禁庶

詩

庭燎

卷之十五

四十一



尹無從排闥而姑借和鸞之韻振萬籟而逗之深宮使夜未央而安得有此光安得有此聲也予一人尚敢安于寢哉

折講夜如何其中包早晚二意重在晚一邊未央是夜且將判之中註中夜雖未央雖字口氣便緩直作豈猶未央為是六帖云首句次句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鶯轉舌着一雖字便非立解庭燎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看庭燎已光則君子亦至而鸞聲可聞殆不止未央矣作一氣說末須補出非可安寢之時意庭燎鸞聲亦非真見真聞乃心存敬畏而意其如此但講內亦宜着寔說蓋據其汲皇之心則儼乎信以為然者直無見而若見無聞而若聞矣不可專作料想億度之詞蓋料度則其心尚有猶預而未決意或疑既曰未央安得庭燎不知道篇俱屬想像正不必求其相合也○釋文鄭云在地曰燎軌之曰燭又曰樹之門外曰大燭于內曰庭燎皆是照眾為明○孔疏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通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疏義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

十則以次而小也○君子是公卿大夫百司執事之屬乃常朝者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

叶音

庭燎晰晰

音制與艾叶

君子至止

鸞聲噦噦

音諱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合象夫使夜而果未央也吾猶可以少安也今夜何如哉夜過則艾曾是燕息之已久也而夜猶然未艾乎不觀庭燎之設于司烜者已晰晰而小明矣凡百君子仰大君之御極而鳴鸞以有來者亦既噦噦而有節矣夫明而漸微也聲而漸近也斯果何時乎又惡可曰是尚未艾也而可以安寢乎哉

折講夜未艾言夜未盡也乃五鼓之候晰晰是設已久而光將衰但小明而已比未央時更遲噦噦聲之漸近也此見庭燎之光衰而鸞



辨聲可

夜如何其夜鄉音向晨庭燎有輝音薰君子至止言觀其

旂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合。參。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晨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央未艾而夜向晨時乎。不觀庭燎之設于朝者。烟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燎其有輝矣。凡百君子。閑與衛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旂則物采其可辨矣。夫燎而有輝也。旂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晨也。而可以暇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勤政如此。則其中興王業也有由矣。析講上二章未央未艾。是詰問之語。此章鄉晨。是猜度之詞。庭燎有輝。謂天將明。則火不能為光。但輝然烟氣之上騰耳。烟是庭燎之烟。

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形容將曉景象宛然。旂是諸侯車上所建者。辨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為辨旂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君將視朝。群臣別色始入。此雖于時為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于寢。而問之至此。非真至此時也。○晰晰猶屬燎光初衰時分。有輝則天明而光奪矣。噦噦猶是暗中潛聽境界。觀旂則天明而色辨矣。詞有序而意加切。總是勤政之心迫于中。而汲汲恐晚也。

###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麟士按詩傳闡曰。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卧不安席。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耳。○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得失。苟幾康之弗戒。則理亂



攸關而敢自暇逸。以滯縱于上乎。故周宣汲汲皇皇。以勵精勤政也。夫昧爽丕顯。湯王所以興隆也。俾晝作夜。受土所以滅亡也。周宣之所以為法。與所以為鑒者。或由此也。夫宣王之時。為何時哉。魚麗廢而法度斁。華黍廢而蓄積匱。由庚廢而陰陽失其和。由儀廢而萬物失其性。宣王之時。為何時哉。故雲漢徧祀於群宮。鴻鴈哀鳴於中澤。流水致憂於父母。行野相怨於婚姻。蓋宣王念此極不忘耳。念法度之斁者。何以脩。則寢不安。念蓄積之匱者。何以裕。則寢不安。念陰陽之失其和者。何以協。則寢不安。念萬物之失其性者。何以遂。則寢不安。蓋身處深宮。而念及劬勞之鰥寡。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劬勞之夜也。而何能待。身處曲房。而念及蔽芾之婚姻。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蔽芾之夜也。而何能待。且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邦人載起載行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更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大夫昭假無羸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惟其不能安故不能待。惟其不能待。故雖身未即起。而心常在於起。不然閭巷之子。尚貪床第。素封之家。即多搖佚。况身為帝王。所不足者。非深宮曲房也。非燕姬趙

女也。非無過雲之歌。迴風之舞也。彼光照後庭。情留子夜者。皆季世之遺事。姑不具論。特是掖庭之內。寧之司。籌鷄唱之餘。自鳴佩玉。宣王亦胡為于夜未央之際。而即問夜如何其乎。嗟夫。司寢有常期。而氣必開先。視朝有常度。而心常恐後。其震動恪恭。恒立乎天時。人事之先。故能振累朝之廢弛。作盈庭之惕慮。後之有天下者。端在法天行之健哉。○宣王其志雖勤。然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嘿。則及掌中興矣。

詩經正解卷之十五終



